



江苏民间戏剧丛书

三亩刀刘氏

(揚 剧)



人物表

刘氏	简	刘玉春	简
兰	称	夏	简
兰	称	蕙	简
兰	称	王	简
氏	称	祿	简
祿	称	荷	简
花	称	文	简
文	称	楼	简
楼	称	毛	简
龙	称	甲	简
乙	称	乙	简
尉	称	人	简
正	称	童	简
役	称	人	简
国	称	丹	简
士	称	紳	简
人	称	举	简
才	称	方	简
函	称	官	简
官	称	軍	简
軍	称	校	简
尉	称	吳	简
江	称	作	简
作	称	作	简
作	称	手	简
手	称	刀	简
刀	称	众	简

三 审 刁 刘 氏

一、 定 計

景：刁府东楼花厅

〔幕启：春兰、夏兰扶窗了望〕

夏 （失望地埋怨春兰）就怨你，就怨你呀！（掩面而哭）

春 真是笑话，你怨我何来呢？

夏 当初若不是你说长说短，我怎会失身于他……

春 我是奉了大娘之命，你今怨我，我却怨谁呢？夏兰，事到如今，谁也不怨，只怪王文太负心喽！

夏 （发现刘氏走来）轻声！大娘来了。

春 你快将眼泪擦掉吧。（夏兰擦眼泪走下）

刘 （缓步而上）春兰，方才你与夏兰谈些什么？

春 这……未谈什么。噢！大娘，玉兰去了半会，怎么还未回来呀？

刘 玉兰未回，难道王相公……

春 大娘呀！

（唱）〔数板〕世俗常言不撒谎，

露水夫妻不久长。

主婢痴情成妄想，

只恨王文薄情郎！

刘 (取出扇儿观看)不会呀!

(唱)[跌断桥]自从琴箫相和,

探病情絲長,

冤家呀!

你說是家花那比我这野花香,

但愿地久与天長!

我为你把結发之情忘,

就連丫头也遂了你的望。

你既不是負心郎,

因何故数日不把东楼上,

难道惧怕那王氏二娘,

唉!你忘却当初凤求凰。

春 啊!大娘,玉兰領王相公上楼来了。

(春兰边說边奔下場)

刘 輕声,可是当真么?(見春兰不在)啊?

玉 (匆忙上)見过大娘,王相公請来了。

刘 相公現在哪里?

玉 (向場內)噯,春兰夏兰休在樓前講話。王相公,我家大娘有請。

文 (內应上)学生来也!哎呀嫂嫂,学生数日未問金安,嫂嫂想必納福!

刘 (伪装鎮定)玉兰!

玉 大娘。

刘 大爷陪客維揚游玩，王家叔叔登門拜訪，理应先报我知，为何敢將官客引到东楼，还不与我送客！

玉 这……（暗示王文上前陪礼）

文 哎呀嫂嫂！請勿裝腔，学生数日未来，滿腹含有怨苦，特来向嫂嫂申訴。

刘 叔叔此話差矣，奴有奴的夫主，你有你的爱妻，既有怨苦，何不夫妻暢叙，来此东楼訴与誰听！

文 哎呀，嫂嫂呀！

（唱）〔数板〕学生我数日未来非本愿，

奈因是刁府人众纒眼前。

昨日我本想来此鵲桥会，

只見那王氏采花在后园。

傍晚时又見王祿摘树叶，

这真是冤家狭路难向前。

早料到嫂嫂芳心將我怨，

求嫂嫂莫疑王文似王魁。

刘 呀！（接唱）听得叔叔心中怨，

自悔不該耍戏言，

急忙向前陪笑臉，

（白）叔叔当真不負前情么？

文 哎呀，嫂嫂哇！

• 4 •

(接唱)学生痴心可对天。

刘 春兰，还不快备参湯来。

春 是。(下)

刘 玉兰，快命蕙兰前来，与王相公捶腿。

玉 是。(下)

刘 夏兰。

夏 在。

刘 快去收拾內房。

夏 是。(下)

文 嫂嫂如此真情，学生真是沒齿难忘。哎呀，嫂嫂，学生在家为想嫂嫂，恨不能終朝相伴，故將嫂嫂花容繪入扇中，学生在家即以此扇消愁，嫂嫂請看，望祈指教。(袖中取出扇儿給刘觀看)

刘 叔叔太为客套了。(接扇觀看)

玉 (領蕙兰上窃看)妙呀！王相公画法神妙，真是活象我家大娘。噢。大娘，你那柄扇儿上也画着王相公的肖像，何不取出与王相公比上一比，看看誰画得象呀。(說着便从刘氏袖中取扇給王文，双方觀看，玉兰忽听楼板响声)

玉 想是春兰送参湯来了。(奔至場口忽見王氏，大惊)啊，二娘！大娘，二娘上楼来了。(边說边攔住二娘)

刘 啊！二娘！妹妹来了。(暗示蕙兰将王文攔下)

王 姐姐！（看見王文背影，故作鎮定）

刘 妹妹手捧何物，來此作甚？

王 這是年常規矩，明日乃是端陽佳節，小妹做得几朵粗花，送與姐姐插戴。

刘 哎呀！多勞妹妹費心了，这几朵花做得十分精巧，玉兰。

玉 在。

刘 快拿一匹鉄綫紗來，送與妹妹做夏衣。

玉 是！（下）

刘 蕙蘭。

蕙 在。

刘 快拿一盆水果來，送與我儿龍虎吃。

蕙 是。（下）

〔玉兰拿鉄綫紗上〕

刘 妹妹請坐，玉兰倒茶。

玉 是。

王 多謝姐姐一片熱情，小妹要告辭了。

刘 如此，待為姐送你。（作送狀）

王 姐姐留步。

刘 妹妹走好。（急忙轉身欲奔房內）

春 （喊上）啊！二娘。（聲音靜住，刘氏窺听）

王 春蘭，大娘房中有一官客，他是誰？

春 这……哦，那是大娘表兄。

王 (更疑)大娘表兄？(下)

春 (进门)哎呀，大娘，二娘方才看见王相公啦！

玉 大娘家哪有表兄，怪你多嘴。(接过参汤)

春 楼门不关，却又怪谁呢？

刘 大胆！

夏 (上报)启禀大娘，王相公平安无恙被我送走了。

刘 这，哪个命你送他走的呀？

夏 看他吓得胆颤心慌，我也留他不得呀！

刘 临行之时，他对你说什么？

夏 他对我光说：(仿文口吻)夏兰妹呀，人无害虎意，虎有伤人心。

刘 这虎有伤人心……

夏 噢！他还有四言叫我转告大娘，说什么：

今宵离别再相逢，

除非他入黄土中。

叔嫂真心永相共，

惟有使用“鹤顶红”。

刘 这“鹤顶红”么？

玉 大娘，“鹤顶红”是什么意思？

刘 此番不需多问，蕙兰快取笔砚来。

蕙 是。(下)

刘 夏兰快去西楼对二娘言說：明日乃是端阳佳节，大娘略备水酒，請二娘欢度端阳，閑話休得吐露。

夏 是。(下)

刘 春兰，明晨整理楼厅，不許多話。

春 是。(下)

刘 玉兰，附耳过来。(耳語)

玉 ……饅首！……这“鶴頂紅”向何处購買呢？

刘 待我修書与你，即刻悄悄送去，請問相公。

〔蕙兰捧笔砚上，刘提笔修書

(暗灯幕落)

二、服 毒

景：与第一場相同

〔幕启：春兰、夏兰忙摆酒菜，蕙兰引刘氏上

春 大娘，酒菜現已摆好，二娘尚未前来。

夏 (上报)稟报大娘：二娘来了。(王随上)

刘 啊，妹妹来了，妹妹請。

王 今日端阳，小妹这厢与姐姐拜节。(下拜)

刘 (虚伪的)哎呀，你我姊妹，胜似同胞，何必多此一举。妹妹，为姐生性好强，往日多有亏待，今备水酒，請妹妹暢飲，聊表为姐的歉意。妹妹請吧！

王 姐姐，如此說来，更使小妹慚愧了。

刘 妹妹請上坐吧。

王 小妹不敢，还請姐姐上坐。

春 二娘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就請上坐吧。

王 小妹感謝姐姐，只好从命了。

〔春兰提壺斟酒，刘氏接过，双方正欲举杯同飲

刘 妹妹請。

王 姐姐請。

祿 (笑上)哈……春暖花香上維揚，巧逢佳节回故乡。启
稟大主母：大爷回来了。

刘 啊！大爷今天回来了。

祿 是啊。

王 回来得真巧。(对祿)快快有請！

祿 是。有請大爷。(喊下)

刘 (随口而应)噯，有請，有請，(对王)妹妹請。

王 姐姐請。(見南楼远远而来)啊，大爷上楼来了。

楼 (笑上)哈哈……兩位娘子，別来可好？

刘 姊妹托賴平安，大爷途中辛苦了。

王 途中还好。(見酒筵)啊，酒菜摆得齐整，莫非知道为
丈夫回来，兩位娘子特地备酒接风？

王 大爷回来，姊妹不曉，此酒多蒙姐姐备办，特請小
妹欢度端阳。

楼 怎么？是大娘备酒，請你欢度端阳么？

王 是啊，自从大爷出外，姐姐待我胜似同胞呀！

楼 呀！（唱）〔滚板〕听她言来心欢畅，

刘氏待她情意长，

今日既是姐请妹，

我作陪客奉酒浆。

手挽二娘席上坐，

再扶大娘坐身旁。

刘
王

（接唱）大爷恩情^妻难忘！_妾

合家欢聚饮酒浆。

楼 两位娘子，自我离家数月，这远近亲邻可否有人前来访问我？

王 这……

刘 （抢口）嗯……自从大爷出外，家中并无人来访问你。妹妹请呀！噢，大爷，请问那扬州胜景如何啊？

楼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胜境！

刘 大爷此番外出，可曾遇见故友？

楼 遇见了故友，并且结交一位新的知己，跟他结为金兰之好，此人名叫毛龙。

〔刘氏与楼叙谈〕

王 （自思，立起背白）哎呀，天哪！方才大爷问到可有亲邻前来访问，只见姐姐神色慌张，莫非昨日那位表兄……噢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想

我在此反而使他不便，不免暫回西樓，讓他夫妻暢叙便了。

刘 (見王氏上前，誤為歹意，故再以話扯開)听大爷說來，那毛龍是很有來歷了。妹妹快來听呀！

樓 真是如此呀！

(唱)[滾板]我倆巧遇在維揚，

他有滿腹好文章。

就在園中三結拜，

好似當年劉關張。

上京赴考各分別，

諒他定中狀元郎。

刘 妹妹可曾听清，大爷如今又多了一位結拜義弟了。

王 姐姐說得正是。大爷請在姐姐房中小坐片刻，妾身去抱龍虎官兒，少時再來与大爷和姐姐請安。

(邊說邊下)

樓 說得有理，快去抱來。哎呀，我倒忘了。(舉杯暢飲)

刘 (背白)哎呀好險哪，方才我若不搶口扯過，賤人定將機密洩漏，看她此去，那里是抱龍虎，分明是想“調虎離山”再來“縱虎傷人”……(蕙蘭、夏蘭忙於替南樓斟酒端菜)

春 (低語)大娘，各事齊備，如今怎辦？

刘 如今么……必須“見風使舵”，你照我眼色行事。

楼 啊！春兰、夏兰，你二人为何这等打扮？

刘 这……哦，今日乃是端阳佳节，姑娘人家，理应打扮、打扮。

楼 这样的打扮？

刘 怎么，大爷看不惯么？是我教她们的呀，春兰。

春 在。

刘 看大爷途中定未用餐，命你去将二娘做的投口饅首取来，先请大爷充饥。（眼色）

春 是。（下）

刘 夏兰，命你去禀报二娘：就说大爷用过午餐，就来西楼安息，请她侍候大爷。

夏 是。（下）

楼 娘子不愧名门千金，处处礼让，真是惹人敬慕。来来来！（提壶）为丈夫敬你一杯！

〔二人同饮，玉兰端饅首在门口犹豫

刘 （举杯）大爷请，啊，春兰去取饅首，怎么到此刻还未见来？

玉 （将饅端上）见过大爷，请用饅头吧！

楼 好，此饅头是你亲手所做么？（边吃边问）

玉 这……不，这是大娘教我的。

楼 好，娘子你教得有方。

刘 大爷可用些饭么？

樓 不用了。

刘 大爷，看你今日酒醉飯飽，二娘等你一定心焦，就請大爷上西樓去吧！

〔命玉兰、春兰扶他下楼〕

樓 娘子真会取鬧，待我先往西樓，少时再来陪你。

（起身，毒发）啊！为何腹中疼痛，这……头昏腦脹，

刘 定是大爷途中感受风寒了吧？（見樓欲倒，忙叫丫頭將他扶回座上）

樓 哎呀不好！

（唱）〔散板〕霎时腹痛如刀剮，

头昏腦脹兩眼花。

一陣陣遍体酸又麻，

莫非是途受风邪染急痧，

呀！一見刘氏生疑岔，

她主婢为何暗中把手勢打，

刘氏啊！（刘毫不理睬，命春兰关起樓門，南樓疑心更起）

今朝事——一定有假，

哎呀，忍痛上前把刘氏抓。

• 〔樓直奔刘氏主婢，終扑空，被刘氏等順手拖至臥房〕

夏 （幕內敲門介）开門哪！（声音震得众人心惊，玉兰挺身見夏兰大怒不止）

刘 （急中生智）夏兰，快去稟報二娘，說大爷途受风寒，

身得暴病。快去！

夏 这……(見刘之臉色)噢！是。(跑下稍停复上)

刘 春兰，再去稟报：說大爷病重危急，昏糊不醒！

春 是。(下，稍停复上)

刘 玉兰快去急报：說大爷气塞咽喉，暴病身死。

玉 是。(去而又回)那大爷头上血流不止，赶快想法抹去。(下，稍停复上)

刘 怪你撞得太重。蕙兰。

蕙 (从屏后鑽出)在。

刘 命你快將血迹抹去，我不喚你，不許出来。快去。

蕙 是。(下)

刘 夏兰进去看守內房，禁止閑人乱闖。

〔夏兰应下，刘轉面，二兰附耳

祿 (幕內喊上)东人！大爷呀！(此时刘氏伪装哭)

玉 哎呀大娘，你身体要保重呀！(扶刘下后复上)

祿 大爷死在何处？讓我去見！(哭着想往里奔)

玉 (急忙攔住)王伯伯，大爷死在臥房，大娘吩咐，家下人等，一律免見。

祿 啊，我是刁府三代总管，我要求見。

〔欲奔又被擋住

玉 王伯伯，你真糊涂，如今大爷死去，大娘乃是孀妇，王伯伯怎么不避嫌疑，硬行乱闖，你想什么心思？

祿 这……(窘住)

[春兰假做好人，敷衍着他]

王 (内喊)大爷！哎呀大爷呀！(哭上，荷花抱龙虎上)

刘 (从下场幕后伪哭上，携住王氏)哎呀！妹妹你迟来一步，大爷他暴病身死，妹妹你不能进去呀！

王 啊，姐姐怎说此话，妹妹虽是偏房，今天大爷一死，我应当要见大爷一面呀！(哭介)

刘 妹妹休要误解，要知大爷暴病身死，妹妹进房免不了要抱尸痛哭，若将眼泪滴在死者身上，岂不叫大爷阴曹加罪么？(哭介)

王 哎呀，我此番进去不哭也就是了！(欲进房)

刘 噯，既见尸体，那有不哭之理，妹妹劝说信，此刻为姐心中如刀割胆哪！

王 姐姐，龙虎官儿乃是大爷的亲生子，父死时未来送终，恳求姐姐，让大爷亲儿去见他死后爹爹一面吧！(伤心)

刘 妹妹真好糊涂，要知大爷暴病身死，恶气满房，刁家单生独子，进去被恶气冲了，致有不测，你我姐妹，刁家门庭，日后依靠哪个？(伪哭介)

王 大娘、二娘，如今大爷死去，总不能哭哭了事呀！

刘 玉兰说得有理，妹妹身体保重，孩儿当心，我们料理丧事要紧，王老管家，命你先去办买衣棺，定在

今晚入殓，明日报丧。

王 姐姐呀！

(唱)[滚板]襄阳刁府門第显，

大爷在世有声威。

若說今晚忙收殓，

还請三思而后为。

刘 (接唱)大爷暴病身亡故，

臨終未断湯和水。

五月天气多炎热，

恐怕尸身难保全。

祿 回稟大主母：在老奴看来，近日天气还不甚热，何况刁府門第不宜連夜收尸！

刘 若不連夜收尸，难道看大爷在家化尸不成？

祿 这……既是今夜收尸，大主母就該命老奴今日去报丧，好讓大爷亲友知道。怎……

刘 哪！(唱)[滚板]老狗才你太大胆，

竟敢与主来爭权。

难道我就不如你，

难道你想把家法違！

祿 老奴不敢。

王 (討情地)王伯伯不敢。

刘 (接唱)既不敢就該从命先收殓，